

原燎火

革命造反派

江青同志

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十一月二十八日讲)

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煎病，医生建议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今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得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鬼论的文章，是得到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他组人写的。第二个阶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并且还须自己参加改革工作。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

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内容是有许多是很难推陈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们怎么能批判的继承呢？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上帝。又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们天经地义的道德是压迫人，剥削人的，难道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压迫人，剥削人的东西吗？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坚决反对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扫荡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扫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虽然有的词我们还在用，但内容是完全不同了。例如忠这个字，封建地主阶级是忠于君王，忠于封建阶级的礼教；而我们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广大劳动人民。又例如“节”这个词，封建阶级所谓的气节，是属于帝王的，属于封建阶级的礼教的；而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事业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决不屈服于少数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敌。同一个忠字，节字，我们还在用着，阶级内容是完全相反的。至于艺术形式，就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一个民族总有它的艺术形式，艺术特色。我们如果不把祖国美好的艺术形式

艺术特色加以批判地继承，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相反，全盘肯定，不作任何推陈出新，也是错误的。对于全世界各族人民的优秀艺术形式，我们也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指示，来做推陈出新的工作。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他们什么好作品也出不来了。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的所谓“经典”作品，也不过那么一窝。他们有一些是模仿所谓的“经典”作品，死搬硬套，不能吸引人了，因此完全衰落了；另一些则是大量泛滥，毒害麻痹人民的阿飞午，爵士乐，脱衣午，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等，名堂多了一句，话：腐朽下流，毒害和麻痹人民。

试问：旧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旧的艺术形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那要不了革命，要不改革？我相信，大多数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会认为需要革命的，需要改革的。只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一场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再加上过去旧中宣部、旧文化部长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领导，制造了种种理由，反对革命，破坏改革，就更加深了一般人的畏难情绪。还有一小撮人，则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破坏革命，反对改革。京剧改革，芭蕾舞的改革，交响音乐的改革，就是这样冲破重重困难和阻挠起来的。

在今年五月以后，进入了全国性的几乎涉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派工作组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个认识过程的。八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月来，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我很惊异，为什么一

些出身成份很好的青年，从他们自己写的材料看，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逼得他们自杀，神经失常、等亡。毛主席是七月八日回到北京，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康生同志，以及在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主席，我感到害怕立刻同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呼号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组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我们才知道，所谓北大天-八事件，完全是一个革命事件！他们把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这时，我才完全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的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师生、同志们、朋友们，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而据说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的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右派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八月八日，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这以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社会，大破四旧，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拍手称快，但是过了些天，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于是我们赶快找材料，

调查研究这条道上所发展的革命形势。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跟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从五月十六日到現在，六个多月了，就是这样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因为注意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对文学艺术界的具体工作，就抓得少了。这点，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今后，能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注意你们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斗争的领域太宽广了。对于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破与立的问题，目前我不能集中力量去搞了。这可能要等到运动的某个段落，我的体力也还能支持的话，再来同文艺界的革命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一块来建设为工农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新文艺。

北京京剧一团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给我的信，我都是都看了。只是因为工作忙一些，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关心的。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员和其它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的结果。旧北京市委和你们团的旧总支的某些负责人则是被迫接受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短短的几年内，你们在创造革命现代戏的工作中，确实做出成绩，为全国各地的京剧改革树立了一个样板。我相信剧团的大多数同志和朋友，

特别是青年同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自己解放自己的。你们一定能够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坚持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识破一小撮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诡计，把剧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国庆节演出革命现代戏，我们做过多次讨论，支持了你们演出，反对了那种企图抹杀你们京剧革命成绩的错误观点。为了你们的《沙家浜》能够上演，也是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京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音等^音的演出，我们对红卫兵小将们和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向他们说明：这些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如果对你们这些革命成果不给予充分的肯定，那是完全错误的。只有那些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才对这些巨大的革命成果不给予充分的肯定，加以歪曲和否定。事实证明：广大的人民是承认我们的成绩的。世界上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给予我们以好的评价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经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我希望：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和锻炼之后，我们还要经常和工农兵相结合。这样，我们一定能够为京剧改革和其他文学艺术的改革做出新的成绩。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革命任务来，开阔祖国、放眼世界！

你们剧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存在着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

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对于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你们还没有进行真正的深入的、广泛的揭发和批判。在这里要严肃地指出：薛思厚、肖甲、李一光、栗金池以及赵燕侠等人，还没有认真地同旧北京市委划清界限，没有深入揭发旧北京市委的罪行，也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地检讨。薛思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我来信过信，对旧北京市委作了一些没有触及问题本质的揭发。赵燕侠也来过一封短信，表示她也没有尊重我对她政治上的帮助，作了一些没有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但在最近薛思厚、肖甲、栗金池三人联名来信，竟想用种种“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

你们剧团内，并不是所有干部、党员、团员都犯了错误，也不是所有干部都犯同样^{性质的}错误。而是必须区别对待，摆事实、讲道理，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至于上面我指出的那几个人，就是薛思厚、肖甲、李一光、栗金池以及赵燕侠，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才黑、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宣传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除。对于我们党内的以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也必須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否則就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果實。薛恩厚等人必須徹底交待，徹底揭發，只有這一條，除此以外沒有別的目的出路！經過群眾的充分批判，如果他們真正進行了徹底的揭發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們還是可以參加革命的。如果薛恩厚等人真正努力改過自新，走上黨的正确道路上來，他們還有可能爭取做好的幹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

由於沒有徹底批判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沒有肅清這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中國的影響，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徹底，你們劇團的運動就有可能走向邪路，被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篡奪了領導權。這對將來劇團的建設將發生很不利的影響。我建議你們：牢掌握鬥爭的大旗，掌握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反對一小撮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在鬥爭中逐步地壯大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幫助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堅決揭發、批判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搞深搞透，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你們對魏晉等三同志的去留問題發生爭執。必須說明：他們已經不是工作隊，他們已經撤離了你們的劇團。在國慶節前，我接到你們團全體成員來信，堅決要求把他們三位同志調回工作，經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討論決定，才請回去幫助工作的。一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做了一些好事是本份；做錯了，就應該接受群眾的批評。這三位同志，我並不認識，更談

不了解。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这三位同志有什么缺点错误，你们是可以批判他们的，他们也应该主动地进行检查。现在你们中间既然有一部分成员坚决要求他们撤走，我们经过讨论，同意他们的意见。将来另派同志去负责团里的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至于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根据中央的规定，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产生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可以重新改造或部分改造。所有选举活动，都必须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充分讨论，不能由少数人把持。我们相信，大多数同志是能够自己分清是非的，是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绝对不允许利用这次同志的撤走，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在这里，我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来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同的单位，要做不同的具体分析。

我希望，全团同志能够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北京京剧一团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化的战斗的革命样板团！

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